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

聖天子求賢問道　莊徵君辭爵還家

話說莊徵君看見那人跳下騾子拜在地下慌忙跳下車來跪下扶住那人說道足下是誰我一向不曾認得那人拜罷起來說道前面三里之遥便是一个村店老先生請上了車我也奉陪了回去到店裡談一談莊徵君道最好上了車子那人也上了騾子一同來到店裏彼此見過了禮坐下那人道我在京師裏算着徵辟的

旨意到南京去這時候該是先生來的日子了所以出了彰儀門遇着騾轎車了一路問來果然問着今幸得接大教莊徵君道先生尊姓大名貴鄉何處那人道小弟姓盧名德字信侯湖廣人氏因小弟立了一个志向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尋遍了藏在家裡二十年了也尋的不差甚麼的了只是國初四大家只有高青邱是被了禍的文集人家是没有只有京師一个人家收着小弟走到京師用重價買到手正要

回家去却聽得朝廷徵辟了先生我想前輩已
去之人小弟尚要訪他文集況先生是當代一
位名賢豈可當面錯過因在京候了許久一路
問的出來莊徵君道小弟堅卧白門原無心于
仕途但蒙皇上特恩不得不來一走却喜邂逅
中得見先生眞是快事但是我兩人纔得相逢
就要分手何以爲情今夜就在這店里權住一
宵和你連床談談又談到名人文集上莊徵君
向盧信侯道像先生如此讀書好古豈不是個

極講求學問的但國家禁令所在也不可不知避忌靑邱文字雖其中並無毀謗朝廷的言語旣然太祖惡其爲人且現在又是禁書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罷小弟的愚見讀書一事要由博而返之約總以心得爲主先生如回貴府便道枉駕過舍還有些拙著慢慢的請教盧信侯應允了次早分別盧信侯先到南京等候莊徵君進了彰儀門寓在護國寺徐侍郎即刻打發家人來候便親自來拜莊徵君會着徐侍郎

道先生途路辛苦莊徵君道山野鄙性不習車馬之勞兼之蒲柳之姿望秋先零長途不覺委頓所以不曾便來晉謁反勞大人先施徐侍郎道先生速爲料理恐三五日內就要召見這時是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過了三日徐侍郎將內閣抄出聖旨送來上寫道十月初二日內閣奉上諭朕承祖宗鴻業寤寐求賢以資治道朕聞師臣者王古今通義也今禮部侍郎徐基所荐之莊尚志着于初六日入朝引見以光

大典欽此到了初六日五鼓羽林衛士擺列在午門外鹵簿全副設了用的傳臚的儀制各官都在午門外候着只見百十道火把的亮光知道宰相到了午門大開各官從掖門進去過了奉天門進到奉天殿裡面一片天樂之聲隱隱聽見鴻臚寺唱排班淨鞭響了三下內官一隊隊捧出金爐焚了龍涎香宮女們持了宮扇簇擁着天子陞了寶座一个个嵩呼舞蹈莊徵君戴了朝巾穿了公服跟在班末嵩呼舞蹈朝拜

了天子當下繼止朝散那二十四个駝寶瓶的象不牽自走眞是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各官散了莊徵君回到下處脫去衣服徜徉了一會只見徐侍郎來拜莊徵君便服出來會着茶罷徐侍郎問道今日皇上陞殿眞乃曠典先生要在寓靜坐恐怕不日又要召見過了三日又送了一个抄的上諭來莊尚志着于十一日便殿朝見特賜禁中乘馬欽此到了十一那日徐侍郎送了莊徵君到了午門徐侍郎

别過在朝房候着莊徵君獨自走進午門去只見兩个太監牽着一匹御用的馬請莊徵君上去騎着兩个太監跪着墜蹬候莊徵君坐穩了兩个太監籠着轡繩那扯手都是赭黃顏色慢慢的走過了乾淸門到了宣政殿的門外莊徵君下了馬那殿門口又有兩个太監傳旨出來宣莊尚志進殿莊徵君屏息進去天子便服坐在寶座莊徵君上前朝拜了天子道朕在位三十五年幸托天地祖宗海宇昇平邊疆無事只

是百姓未盡溫飽士大夫亦未見能行禮樂這
教養之事何者爲先所以特將先生起自田間
望先生悉心爲朕籌畫不必有所隱諱莊徵君
正要奏對不想頭頂心裏一點疼痛着實難忍
只得躬身奏道臣蒙皇上清問一時不能條奏
容臣細思再爲啟奏天子道旣如此也罷先生
務須爲朕加意只要事事可行宜于古而不戾
于今罷了說罷起駕回宮莊徵君出了勤政殿
太監又籠了馬來一直送出午門徐侍郎接着

同出朝門徐侍郎別過去了莊徵君到了下處除下頭巾見裏面有一个蝎子莊徵君笑道臧倉小人原來就是此物看來我道不行了次日起來焚香盥手自己揲了一个蓍筮得天山遯莊徵君道是了便把教養的事細細做了十餘又寫了一道懇求恩賜還山的本從通政司送了進去自此以後九卿六部的官無一个不來拜望請教莊徵君會的不耐煩只得各衙門去回拜大學士太保公向徐侍郎道南京來的莊

年兄皇上頗有大用之意老先生何不邀他來學生這裏走走我欲收之門墻以爲桃李侍郎不好唐突把這話婉婉向莊徵君說了莊徵君道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况太保公屢主禮闈翰苑門生不知多少何取晚生這一个野人這就不敢領教了侍郎就把這話回了太保太保不悅又過了幾天天子坐便殿問太保道莊尚志所上的十策朕細看學問淵深這人可用爲輔弼麽太保奏道莊尚志果係出羣之才

蒙皇上曠典殊恩朝野胥悅但不由進士出身驟躋卿貳我朝祖宗無此法度且開天下以倖進之心伏候聖裁天子嘆息了一回隨教大學士傳旨莊尚志允令還山賜內帑銀五百兩將南京元武湖賜與莊尚志著書立說鼓吹休明傳出聖旨來莊徵君又到午門謝了恩辭別徐侍郎收拾行李回南滿朝官員都來餞送莊徵君都辭了依舊叫了一輛車出彰儀門來那日天氣寒冷多走了幾里路投不着宿頭只得走

小路到一个人家去借宿那人家住着一間草房里面點着一盞燈一个六七十歲的老人家站在門首莊徵君上前和他作揖道老爹我是行路的錯過了宿頭要借老爹這里住一夜明早拜納房金那老爹道客官你行路的人誰家頂着房子走借住不妨只是我家只得一間屋夫妻兩口住着都有七十多歲不幸今早又把个老妻死了沒錢買棺材現停在屋里客官却在那里住况你又有車子如何拿得進來莊徵

君道不妨我只須一席之地將就過一夜車子叫他在門外罷了那老爹道只等只有同我一床睡莊徵君道也好當下走進屋里見那老婦人屍首直殭殭停着傍邊一張土炕莊徵君舖下行李叫小厮同車夫睡在車上讓那老爹睡在炕里邊莊徵君在炕外睡下番來覆去睡不着到三更半後只見那死屍漸漸動起來莊徵君嚇了一跳定睛細看只見那手也動起來了竟有一个坐起來的意思莊徵君道這人活了

忙去推那老爹推了一會總不得醒莊徵君道年高人怎的這樣好睡便坐起來看那老爹時見他口里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已是死了回頭看那老婦人已站起來了直着腿白瞪着眼原來不是活是走了屍莊徵君慌了跑出門來叫起車夫把車攔了門不放他出去莊徵君獨自在門外徘徊心里懊悔道吉凶悔吝生乎動我若坐在家裏不出來走這一番今日也不得受這一場虛驚又想道生死亦是常事我到

底義禮不深故此害怕定了神坐在車子上一直等到天色大亮那走的屍也倒了一間屋里只橫着兩个屍首莊徵君感傷道這兩个老人家就窮苦到這个地步我雖則在此一宿我不殯葬他誰人殯葬因吽小厮車夫前去尋了一个市井莊徵君拏幾十兩銀子來買了棺木市上僱了些人抬到這里把兩人殮了又尋了一塊地也是左近人家的莊徵君拿出銀子去買了看着掩埋了這兩个老人家掩埋已畢莊徵

君買了些牲醴紙錢又做了一篇文莊徵君灑
涙祭奠了一市上的人都來羅拜在地下謝莊
徵君莊徵君別了臺兒庄叫了一隻馬溜子船
船上頗可看書不日來到揚州在鈔關住了一
日要換江船回南京次早纔上了江船只見岸
上有二十多乘齊整轎子歇在岸上都是兩淮
總商來候莊徵君投進帖子來莊徵君因船中
窄小先請了十位上船來內中幾位本家也有
稱叔公的有稱尊兄的有稱老叔的作揖奉坐

那在坐第二位的就是蕭柏泉衆鹽商都說是
皇上要重用台翁台翁不肯做官真乃好品行
蕭柏泉道晚生知道老先生的意思老先生抱
負大才要從正途出身不屑這徵辟今日回來
留待下科掄元皇上既然知道將來鼎甲可望
莊徵君笑道徵辟大典怎麼說不屑若說掄元
來科一定是長兄小弟堅卧烟霞靜聽好音蕭
柏泉道在此還見見院道麼莊徵君道弟歸心
甚急就要開船說罷這十位作別上去了又做

兩次會了那十幾位莊徵君甚不耐煩隨即是鹽院來拜鹽道來拜分司來拜揚州府來拜江都縣來拜把莊徵君鬧的急了送了各官上去叫作速開船當晚總商湊齊六百銀子到船上送盤纏那船已是去的遠了趕不着銀子拏了回去莊徵君遇着順風到了燕子磯自己歡喜道我今日復見江上佳麗了叫了一隻涼篷船載了行李一路蕩到漢西門叫人挑着行李步行到家拜了祖先與娘子相見笑道我說多則

三个月少則兩个月便回來今日如何我不說謊麼娘子也笑了當晚備酒洗塵次早起來纔洗了臉小廝進來禀道六合高大老爺來拜莊徵君出去會纔會了回來又是布政司來拜應天府來拜驛道來拜上江二縣來拜本城鄉紳來拜哄莊徵君穿了靴又脫脫了靴又穿莊徵君惱了向娘子道我好沒來由朝廷既把元武湖賜了我我爲甚麼住在這里和這些人纏我們作速搬到湖上去受用當下商議料理和娘

子連夜搬到元武湖去住這湖是極寬闊的地方和西湖也差不多大左邊臺城望見雞鳴寺那湖中菱藕蓮芡每年出幾千石湖內七十二隻打魚船南京滿城每早賣的都是這湖魚湖中間五座大洲四座洲貯了圖籍中間洲上一所大花園賜與莊徵君住有幾十間房子園裏合抱的老樹梅花桃李芭蕉桂菊四時不斷的花又有一園的竹子有數萬竿園內軒窗四敞看着湖光山色真如仙境門口繫了一隻船要

往那邊在湖裏渡了過去若把這船收過那邊飛也飛不過來莊徵君就住在花園一日同娘子憑欄看水笑說道你看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們的了我們日日可以遊玩不像杜少卿要把尊壺帶了清凉山去看花閒着無事又斟酌一樽酒把杜少卿做的詩說叫娘子坐在傍邊念與他聽念到有趣處吃一大杯彼此大笑莊徵君在湖中着實自在忽一日有人在那邊叫船這裏放船去渡了過來莊徵君迎了出

去那人進來拜見便是盧信侯莊徵君大喜道
途間一別渴想到今日怎的到這里盧信侯
道昨日在尊府今日我方到這里你原來在這
里做神仙令我羨殺莊徵君道此間與人世絕
遠雖非武陵亦差不多你且在此住些時只怕
再來就要迷路了當下備酒同飲吃到三更時
分小厮走進來慌忙說道中山王府里發了幾
百兵有千把枝火把把七十二隻魚船都拏了
渡過兵來把花園團團圍住莊徵君大驚又有

一个小厮進來道有一位總兵大老爺進廳上來了莊徵君走了出去那總兵見莊徵君施禮莊徵君道不知舍下有甚麽事那總兵道與尊府不相干便附耳低言道因盧信侯家藏高青邱文集乃是禁書被人告發京里說這人有武勇所以發兵來拏他今日尾着他在大老爺這里所以來要這个人不要使他知覺走了莊徵君道總爺找我罷了我明日叫他自已投監走了都在我那總兵聽見這話道大老爺說了有

甚麼說我便告辭莊徵君送他出門總兵號令一聲那些兵一齊渡過河去了盧信侯已聽見這事道我是硬漢難道肯走了帶累先生我明日自投監去莊徵君笑道你只去權坐幾天不到一个月包你出來逍遥自在盧信侯投監去了莊徵君悄悄寫了十幾封書子打發人進京去遍托朝裡大老從部里發出文書來把盧信侯放了反把那出首的人問了罪盧信侯謝了莊徵君又留在花園住下過兩日又有兩个人

在那邊叫渡船渡過湖來莊徵君迎出去是遲衡山杜少卿莊徵君歡喜道有趣正欲清談聞客至邀在湖亭上去坐遲衡山要所訂說泰伯祠的禮樂莊徵君留二位吃了一天的酒將泰伯祠所行的禮樂商訂的端端正正交與遲衡山拏去了轉眼過了年到二月半間遲衡山約同馬純上蘧駪夫季葦蕭蕭金鉉金東崖在杜少卿河房裏商議祭泰伯祠之事眾人道卻是尋那一位做個主祭遲衡山道這所祭的是個

大聖人須得是个聖賢之徒來主祭方爲不愧如今必須尋這一个人衆人道是那一位遲衡山疊着指頭說出這个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敎千流萬派同歸黄河之源玉振金聲盡入黄鍾之管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莊紹光是極有學問的人然却有幾分做作何以知其有學問如向盧信侯所說數語非讀書十年養氣十年必不能領畧至此此等學問書中惟有虞博士庶幾能之若杜少卿

尚見不及此是以莊紹光斷斷推爲書中之第二人何以知其有做作如見徐侍郎居然不以門生禮自處回復大學士其言似傲而實恭正如鴻門宴上樊噲噍讓項羽而羽不怒者以其以盟主推尊之也又如盧信侯被逮紹光作書致京師要人以解釋之此豈湖中高士之所爲余故曰郤有幾分做作此作者以龍門妙筆旁見側出以寫之所謂頰上白雲只自怡悅原不欲索解于天下後世矣

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

常熟縣眞儒降生　泰伯祠名賢主祭

話說應天蘇州府常熟縣有個鄉村叫做麟紱鎮鎮上有二百多人家都是務農爲業只有一位姓虞在成化年間讀書進了學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只在這鎮上教書這鎮離城十五里虞秀才除應考之外從不到城里去走一遭後來直活到八十多歲就去世了他兒子不曾進過學也是教書爲業到了中年尚無子嗣夫婦

兩个到文昌帝君面前去求夢見文昌親手遞一紙條與他上寫着易經一句君子以果行育德當下就有了娠到十个月滿足生下這位虞博士來太翁去謝了文昌就把這新生的兒子取名育德字果行這虞博士三歲上就喪了母親太翁在人家教書就帶在館里六歲上替他開了蒙虞博士長到十歲鎮上有一位姓祁的祁太公包了虞太翁家去教兒子的書賓主甚是相得教了四年虞太翁得病去世了臨危把

虞博士托與祁太公此時虞博士年方十四歲祁太公道虞小相公比人家一切的孩子不同如今先生去世我就請他做先生教兒子的書當下寫了自己祁連的名帖到書房裏來拜就帶着九歲的兒子來拜虞博士做先生虞博士自此總在祁家教書常熟是極出人文的地方此時有一位雲晴川先生古文詩詞天下第一虞博士到了十七八歲就隨着他學詩文祁太公道虞相公你是个寒士单學這些詩文無益須

要學兩件壽飯喫吃本事我少年時也知道地理也知道算命也知道選擇我而今都教了你留着以為救急之用虞博士盡心聽受了祁太公又道你還該去買兩本考卷來讀一讀將來出去應考進个學館也好坐些虞博士聽信了祁太公果然買些考卷看了到二十四歲上出去應考就進了學次年二十里外楊家村一个姓楊的包了去教書每年三十兩銀子正月裡到館到十二月仍舊回祁家來過年又過了兩

年祁太公說尊翁在日當初替你定下的黄府上的親事而今也該娶了當時就把當年餘下十幾兩銀子館金又借了明年的十幾兩銀子的館金合起來就娶了親夫婦兩个仍舊借住在祁家滿月之後就去到館又做了兩年積攢了二三十兩銀子的館金在祁家傍邊尋了四間屋搬進去住只僱了一个小小厮虞博士到館去了這小小厮每早到三里路外鎮市上買些柴米油鹽小菜之類回家與娘子度日娘子

生兒育女身子又多病館錢不能買醫藥每日只吃三頓白粥後來身子也漸漸好起來虞博士到三十二歲上這年沒有了館娘子道今年怎樣處博士道不妨我自從出來坐館每年大約有三十兩銀子假使那年正月裡說定只得二十幾兩我心裡焦不足到了那四五月的時候少不得又添兩个學生或是來看文章有幾兩銀子補足了這个數假使那年正月多講得幾兩銀子我心裡歡喜道好了今年多些偏家

裡遇着事情出來把這幾兩銀子用完了可見有个一定不必管他過了些時果然祁太公來說遠村上有一个姓鄭的人家請他去看葬墳虞博士帶了羅盤去用心用意的替他看了地葬過了墳那鄭家謝了他十二兩銀子虞博士叫了一隻小船回來那時正是三月半天氣兩邊岸上有些桃花柳樹又吹着微微的順風虞博士心裡舒暢又走到一个僻靜的所在一船魚鷹在河裡捉魚虞博士伏着船窗子看忽見

那邊岸上一个人跳下河里來虞傅士嚇了一跳忙叫船家把那人救了起來救上了船那人淋淋漓漓一身的水幸得天氣尚暖虞傅士叫他脫了濕衣叫船家借一件乾衣裳與他換了請進船來坐着問他因甚尋這短見那人道小人就是這裡莊農人家替人家做着幾塊田收些稻都被田主斛的去了父親得病死在家裡竟不能有錢買口棺木我想我這樣人還活在世上做甚麼不如尋个死路虞傅士道這是你

的孝心但也不是尋死的事我這里有十二兩銀子也是人送我的不能一總給你我還要留着做幾个月盤纏我而今送你四兩銀子你拿去和隣居親戚們說說自然大家相帮你去殯葬了你父親就罷了當下在行李裡拿出銀子秤了四兩遞與那人那人接着銀子拜謝道恩人尊姓大名虞博士道我姓虞在麟紱村住你作速料理你的事去不必只管講話了那人拜謝去了虞博士回家這年下半年又有了館到

冬底生了個兒子因這些事都在祁太公家做的因取名叫做感祁一連又做了五六年的館虞博士四十一歲這年鄉試祁太公來送他說道虞相公你今年想是要高中虞博士道這也怎見得祁太公道你做的事有許多陰德虞博士道老伯那里見得我有甚陰德祁太公道就如你替人葬墳眞心實意我又聽見人說你在路上救了那葬父親的人這都是陰德虞博士笑道陰隲就像耳朶裡響只是自己曉得別人

不曉得而今這事老伯已是知道了那里還是陰德祁太公道到底是陰德你今年要中當下來南京鄉試過回家虞博士受了些風寒就病起來放榜那日報錄人到了鎮上祁太公便同了來說道虞相公你中了虞博士病中聽見和娘子商議拿幾件衣服當了托祁太公打發報錄的人過幾日病好了到京去塡寫親供回來親友東家都送些賀禮料理去上京會試不曾中進士恰好常熟有一位大老康大人放了山

東巡撫便約了虞博士一同出京住在衙門裏
代做些詩文甚是相得衙門裡同事有一位姓
尤名滋字資深見虞博士文章品行就願拜爲
弟子和虞博士一房同住朝夕請教那時正直
天子求賢康大人也要想存一个人尤資深道
而今朝廷大典門生意思要求康大人薦了老
師去虞博士笑道這徵辟之事我也不敢當況
大人要薦人但憑大人的主意我們若去求他
這就不是品行了尤資深道老師就是不願等

他荐到皇上面前去老師或是見皇上或是不見皇上辭了官爵囬來更見得老師的高處虞博士道你這話又說錯了我又求他荐我荐我到皇上面前我又辭了官不做這便求他荐不是真心辭官又不是真心這叫做甚麽說罷哈哈大笑在山東過了兩年多看看又進京會試又不曾中就上船囬江南來依舊教館又過了三年虞博士五十歲了借了楊家一个姓嚴的管家跟着再進京去會試這科就中了進士殿

試在二甲朝廷要將他選做翰林那知這些進士也有五十歲的也有六十歲的履歷上多寫的不是實在年紀只有他寫的是實在年庚五十歲天子看見說道這虞育德年紀老了着他去做一个閑官罷當下就補了南京的國子監博士虞博士歡喜道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鄉相近我此番去把妻兒老小接在一處團圞着強如做个窮翰林當下就去辭别了房師座師和同鄉這幾位大老翰林院侍讀有

位王老先生托道老先生到南京去國子監有位貴門人姓武名書字正字道人事母至孝極有才情老先生到彼照顧照顧他虞博士應諾了收拾行李來南京到任打發門斗到常熟接家眷此時公子虞感祁已經十八歲了跟隨母親一同到南京虞博士去參見了國子監祭酒李大人囘來陞堂坐公座監裡的門生紛紛來拜見虞博士看見帖子上有一个武書虞博士出去會着問道那一位是武年兄諱書的只見

人叢裡走出一个矮小人走過來答道門生便是武書虞博士道在京師久仰年兄克敦行孝又有大才從新同他見了禮請衆位坐下武書到老師文章山斗門生輩今日得沾化雨實爲僥倖虞博士道弟初到此間凡事俱望指教年兄在監幾年了武書道不瞞老師說門生少孤奉事母親在鄉下住隻身一人又無弟兄衣服飲食都是門生自己整理所有先母在日並不能讀書應考及不幸先母見背一切喪葬大事

都虧了天長杜少卿先生相助門生便隨着少
卿學詩虞博士道杜少卿先生向日弟曾在尤
滋深案頭見過他的詩集果是奇才少卿就在
這里麼武書道他現住在利涉橋河房里虞博
士道還有一位莊紹光先生天子賜他元武湖
的他在湖中住着麼武書道他就住在湖裡他
却輕易不會人虞博士道我明日就去求見他
武書道門生並不會作八股文章因是後來窮
之無奈求个館也没得做没奈何只得尋兩篇

念念也學做兩篇隨便去考就進了學後來這幾位宗師不知怎的看見門生這个名字就要取做一等第一補了廩門生那文章其實不好屢次考詩賦總是一等第一前次一位宗師合考入學門生又是入學的一等第一所以送進監裡來門生覺得自己時文到底不在行虞博士道我也不耐煩做時文武書道所以門生不拿時文來請教平日考的詩賦還有所作的古文易解以及各樣的雜說寫齊了來請教老師

虞博士道足見年兄才名令人心服若有詩賦古文更好了客日細細捧讀令堂可曾旌表過了麽武書道先母是合例的門生因家寒一切衙門使費無出所以遲至今日門生實是有罪虞博士道這个如何遲得便叫人取了筆硯來說道年兄你便寫起一張呈子節畧來郎傳書辦到面前吩咐道這武相公老太太節孝的事你作速辦妥了以便備文申詳上房使用都是我這里出書辦應諾下去武書叩謝老師衆人

多替武書謝了辭別出去虞博士送了回來次日便往元武湖去拜莊徵君莊徵君不曾會虞博士便到河房去拜杜少卿杜少卿會着說起當初杜府殿元公在常熟過曾收虞博士的祖父為門生殿元乃少卿曾祖所以少卿稱虞博士為世叔彼此談了些往事虞博士又說起仰慕莊徵君今日無緣不曾會着杜少卿道他不知道小侄和他說去虞博士告別去了次日杜少卿走到元武湖尋着了莊徵君問道昨日虞

博士來拜先生怎麼不會他莊徵君笑道我因謝絕了這些冠蓋他雖是小官也懶和他相見杜少卿道這人大是不同不但無學博氣尤其無進士氣他襟懷沖淡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節一流人物你會見他便知莊徵君聽了便去回拜兩人一見如故虞博士愛莊徵君的恬適莊徵君愛虞博士的渾雅兩人結爲性命之交又過了半年虞博士要替公子畢姻這公子所聘就是祁太公的孫女本是虞博士的弟

子後來連爲親家以報祁太公相愛之意祁府送了女兒到署完姻又賠了一个了頭來自此孺人纔得有使女聽用喜事已畢虞博士把這使女就配了姓嚴的管家管家拿進十兩銀子來交使女的身價虞博士道你也要備些床帳衣服這十兩銀子就算我與你的你拿去備辦罷嚴管家磕頭謝了下去轉眼新春二月虞博士去年到任後自已親手栽的一樹紅梅花今已開了幾枝虞博士歡喜叫家人備了一席酒

請了杜少卿來在梅花下坐說道少卿春光已見幾分不知十里江梅如何光景幾時我和你携罇去探望一回杜少卿道小姪正有此意要約老叔同莊紹光兄作竟日之遊說着又走進兩个人來這兩人就在國子監門口住一个姓儲叫做儲信一个姓伊叫做伊昭是積年相與學博的虞博士見二人走了進來同他見禮讓坐那二人不偺杜少卿的坐坐下擺上酒來吃了兩杯儲信道荒春頭上老師該做个生日收

他幾分禮過春天伊昭道稟明過老師門生就出單去傳虞博士道我生日是八月此時如何做得伊昭道這个不妨二月做了八月可以又做虞博士道豈有此理這就是笑話了二位且請吃酒杜少卿也笑了虞博士道少卿有一句話和你商議前日中山王府裡說他家有个烈女託我作一篇碑文折了个杯緞裱禮銀八十兩在此我轉托了你你把這銀子拿去作看花買酒之資杜少卿道這文難道老叔不會作爲

甚轉託我虞博士笑道我那裡如你的才情你拏去做做因在袖裏拿出一个節略來遞與杜少卿叫家人把那兩封銀子交與杜老爺家人帶去家人拏了銀子出來又禀道湯相公來了虞博士道請到這裡來坐家人把銀子遞與杜家小廝去進去了虞博士道這來的是我一个表侄我到南京的時候把幾間房子托他住着他所以來看看我說着湯相公走了進來作揖坐下說了一會閒話便說道表叔那房子我因

這半年沒有錢用是我折賣了虞博士道怪不得你今年沒有生意家裡也要吃用沒奈何賣了又老遠的路來告訴我做甚湯相公道我拆了房子就沒處住所以來同表叔商量借些銀子去當幾間屋住虞博士又點頭道是了你賣了就沒處住我這里恰好還有三四十兩銀子明日與你拿去典幾間屋住也好湯相公就不言語了杜少卿吃完了酒告別了去那兩人還坐着虞博士進來陪他伊昭問道老師與杜少

鄉是甚麼的相與虞博士道他是我們世交是个極有才情的伊昭道門生也不好說南京人都知道他本來是个有錢的人而今弄窮了在南京躲着專好扯謊騙錢他最沒有品行虞博士道他有甚麼沒品行伊昭道他時常同乃眷上酒館喫酒所以人都笑他虞博士道這正是他風流文雅處俗人怎麼得知儲信道這也罷了到是老師下次有甚麼有錢的詩文不要尋他做他是个不應考的人做出來的東西好也

有限恐怕懷了老師的名我們這監里有多少考的起來的朋友老師託他們做不不要錢又好處博士正色道這到不然他的才名是人人知道的做出來的詩文人無有不服每常人在我這裡託他做詩我還沾他的光就如今日這銀子是一百兩我還留下二十兩給我表侄兩人不言語了辭別出去次早應天府送下一个監生來犯了賭博來討收管門斗和衙役把那監生看守在門房裡進來稟過鬧老爺將他鎖

在那裡虞博士道你且請他進來那監生姓端是个鄉裡人走進來兩眼垂淚雙膝跪下訴說這些寃枉的事虞博士道我知道了當下把他留在書房裡每日同他一桌吃飯又拿出行李與他睡覺次日到府尹面前替他辦明白了這些寃枉的事將那監生釋放那監生叩謝說道門生雖粉身碎骨也難報老師的恩虞博士道這有甚麼要緊你既然寃枉我原該替你辦白那監生道辦白固然是老師的大恩只是門生

初來收骨時心中疑惑不知老師怎樣處置門生怎樣要錢把門生關到甚麼地方受罪怎想老師把門生待作上客門生不是來收骨竟是來享了兩日的福這个恩典叫門生怎麼感激的盡虞博士道你打了這些日子的官事作速回家看看罷不必多講閑話那監生辭別去了又過了幾日門上傳進一副大紅連名全帖上寫道晚生遲均馬靜季萑蘧來旬門生武書余夔世侄杜儀同頓首拜虞博士看了道這是甚

歷緣故慌忙出去會這些人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先聖祠內共觀大禮之光國子監中同仰斯文之主畢竟這幾个人來做甚麽且聽下囘分解

此篇純用正筆直筆不用一旁筆曲筆是以文字無峭拔凌駕處然細想此篇最難措筆虞博士是書中第一人純正無疵如太羹元酒雖有易牙無從施其烹飪之巧故古人云畫鬼易畫人物難

蓋人物乃人所共見不容緣飾假借于其間
非如鬼怪可以任意增減也嘗謂太史公一
生好奇如程嬰立趙孤諸事不知見自何書
極力點綴句句欲活及作夏本紀亦不得不
恭恭敬敬將尚書錄入非子長之才長于寫
秦漢短于寫三代正是其量體裁衣相題立
格有不得不如此者耳

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

祭先聖南京修禮　送孝子西蜀尋親

話說虞博士出來會了這幾個人大家見禮坐下遲衡山道晚生們今日特來泰伯祠大祭商議主祭之人公中說祭的是大聖人必要个賢者主祭方爲不愧所以特來公請老先生虞博士道先生這个議論我怎麽敢當只是禮樂大事自然也願觀光請問定在幾時遲衡山道四月初一日先一日就請老先生到來祠中齋戒

一宿以便行禮虞博士應諾了拿茶與衆位喫喫過衆人辭了出來一齊到杜少卿河房裏坐下遲衡山道我們司事的人只怕還不足杜少卿道恰好敝縣來了一个敝友便請出臧荼與衆位相見一齊作了揖遲衡山道將來大祭也要借先生的光臧蓼齋道願觀盛典說罷作別去了到三月二十九日遲衡山約齊杜儀馬靜季萑金東崖盧華士辛東之遽來旬余夔盧德虞感祁諸葛祐景本蕙郭鐵筆蕭鼎儲伊昭季

恬逸金寓劉宗姬武書臧茶一齊出了南門隨
即莊尚志也到了衆人看那泰伯祠時幾十層
高坡上去一座大門左邊是省牲之所大門過
去一个大天井又幾十層高坡上去三座門進
去一座丹墀左右兩廊奉着從祀歷代先賢神
位中間是五間大殿殿上泰伯神位面前供桌
香爐燭臺殿後又一个丹墀五間大樓左右兩
傍一邊三間書房衆人進了大門見高懸着金
字一匾泰伯之祠從二門進東角門走循着東

廊一路走過大殿抬頭看樓上懸着金字一匾習禮樓三个大字衆人在東邊書房內坐了一會遲衡山同馬靜武書蘧來旬開了樓門同上樓去將樂器搬下樓來堂上的擺在堂上堂下的擺在堂下堂上安了祝版香案傍樹了麾堂下樹了庭燎二門傍擺了盥盆盥帨金次福鮑廷璽兩人領了一班司球的司琴的司瑟的司管的司鼗鼓的司柷的司敔的司笙的司鏞的司簫的司編鐘的司編磬的和六六三十六个

佾舞的孩子進來見了衆人遲衡山把籥翟交與這些孩子下午時分虞博士到了莊紹光遲衡山馬純上杜少卿迎了進來吃過了茶換了公服四位迎到省牲所去省了牲衆人都在兩邊書房裏齋宿次日五鼓把祠門大開了衆人起來堂上堂下門裏門外兩廊都點了燈燭庭燎也點起來遲衡山先請主祭的博士虞老先生亞獻的徵君莊老先生請到三獻的衆人推讓說道不是遲先生就是杜先生遲衡山道我

兩人要做引贊馬先生係浙江人請馬純上先生三獻馬二先生再三不敢當衆人扶住了馬二先生同二位老先生一處遲衡山杜少卿先引這三位老先生出去到省牲所拱立遲衡山杜少卿回來請金東崖先生大贊請武書先生司麾請臧荼先生司祝請季萑先生辛東之先生余夔先生司尊請蘧來旬先生盧德先生虞感祁先生司玉請諸葛祐先生景本蕙先生郭鐵筆先生司帛請蕭鼎先生儲信先生伊昭先

生司稷請季恬逸先生金寓劉先生宗姬先生司饌請完命盧華士跟着大贊金東崖先生將諸位一齊請出二門外當下祭鼓發了三通金次福鮑廷璽兩人領着一班司球的司琴的司瑟的司管的司鼗鼓的司柷的司敔的司笙的司鏞的司簫的司編鐘的司編磬的和六六三十六个佾舞的孩子都立在堂上堂下金東崖先進來到堂上盧華士跟着金東崖站定贊道執事者各司其事這些司樂的都將樂器拿在

于奧金東崖贊排班司麾的武書引着司尊的李崔辛東之余夔司玉的遼來何盧德虞感祁司帛的諸葛祐景本蕙郭鐵筆入了位立在丹墀東邊引司祝的臧茶上殿立在祝版跟前引司稷的蕭鼎儲信伊昭司饌的李恬逸金寓劉宗姬入了位立在丹墀西邊武書捧了麾也立在西邊衆人下金東崖贊奏樂堂上堂下樂聲俱起金東崖贊迎神遲均杜儀各捧香燭向門外躬身迎接金東崖贊樂止堂上堂下一齊止

了金東崖贊分獻者就位遲均杜儀出去引莊徵君馬純上進來立在丹墀裏拜位左邊金東崖贊主祭者就位遲均杜儀出去引虞博士上來立在丹墀裏拜位中間遲均杜儀一左一右立在丹墀裏香案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主祭者盥洗了上來遲均贊主祭者詣香案前香案上一个沉香筒裏邊插着許多紅旂杜儀抽一枝紅旂在手上有奏樂二字虞博士走上香案前遲均贊跪升香灌地拜興拜興拜興拜

興復位杜儀又抽出一枝旂來樂止金東崖贊
奏樂神之樂金玖福領着堂上的樂工奏起樂
來奏了一會樂止金東崖贊行初獻禮盧華士
在殿裏抱出一个牌子來上寫初獻二字遲均
杜儀引着主祭的虞博士武書持麾在遲均前
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季萑司玉的
邊來旬司帛的諸葛祐一路向走引着主祭的
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稷的蕭鼎司饌的季
恬逸引着主祭的從兩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

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于香案左右季萑捧着尊蘧來旬捧着玉諸葛祐捧着帛立在左邊蕭鼎捧着稷季恬逸捧着饌立在右邊遲均贊就位跪虞博士跪于香案前遲均贊獻酒季萑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玉蘧來旬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帛諸葛祐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稷蕭鼎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饌季恬逸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獻畢執事者退

了下來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僉東崖贊
一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奏了
起來那三十六个孩子手持籥翟齊上來舞樂
舞已畢僉東崖贊堦下與祭者皆跪讀祝文臧
荼跪在祝板前將祝文讀了僉東崖贊退班遲
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季萑遂來向諸
葛祐蕭鼎季恬逸引著主祭的虞博士從西邊
一路走了下來虞博士復歸主位執事的都復
了原位僉東崖贊行亞獻禮盧華士又走進殿

裏去抱出一個牌子來上寫亞獻二字暹均杜儀引着亞獻的莊徵君到香案前暹均贊盥洗同杜儀引着莊徵君盥洗了回來武書持麾在暹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辛東之司玉的盧德司帛的景本蕙一路同走引着亞獻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樓的儲信司饌的金寓劉引着亞獻的又從西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暹均杜儀立於香案左右辛東之捧着尊盧德捧着玉景本蕙

捧着帛立在左邊儲信捧着稷金寓劉捧着饌立在右邊遲均贊就位跪莊徵君跪于香案前遲均贊獻酒辛東之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玉虛德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帛景本蕙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稷儲信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饌金寓劉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各獻畢執事者退了下來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金東崖贊亞獻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

細細奏了起來那三十六個孩子手持籥翟齊上來舞樂舞已畢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辛東之盧德景本蕙儲信金寓劉引着亞獻的莊徵君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莊徵君復歸了亞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金東崖贊行終獻禮盧華士又走進殿裏去抱出一個牌子上寫終獻二字遲均杜儀引着終獻的馬二先生到香案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着馬二先生盥洗了回來武書持麾在遲

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佘夔司玉的虞咸祁司帛的郭鐵筆一路同走引着終獻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稷的伊照司饌的宗姬引着終獻的又從西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于香案左右佘夔捧着尊虞咸祁捧着玉郭鐵筆捧着帛立在左邊伊昭捧着稷宗姬捧着饌立在右邊遲均贊就位跪馬二先生跪於香案前遲均贊獻酒佘夔跪着酒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

贊獻玉虞感祁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帛郭鐵筆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稷伊昭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饌宗姬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獻畢執事者退了下來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金東崖贊三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那三十六个孩子手持籥翟齊上來舞樂舞已畢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余夔虞感祁郭鐵筆伊昭

宗姬引着終獻的馬二先生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馬二先生復歸了終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金東崖贊行侑食之禮遲均杜儀又從主祭位上引虞博士從東邊上來香案前跪下金東崖贊奏樂堂上堂下樂聲一齊大作樂止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金東崖贊退班遲均杜儀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去復了主祭的位遲均杜儀也復了引贊的位金東崖贊撤饌杜儀抽出一枝紅旂來上有金奏二字當下

樂聲又一齊大作起來遲均杜儀從主位上引
上引了虞博士奏着樂從東邊走上殿去香案
前跪下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金東
崖贊退班遲均杜儀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去
復了主祭的位遲均杜儀也復了引贊的位杜
儀又抽出一枝紅旂來止樂金東崖贊飲福受
胙遲均杜儀引主祭的虞博士亞獻的莊徵君
終獻的馬二先生都跪在香案前飲了福酒受
了胙肉金東崖贊退班三人退下去了金東崖

贊焚帛司帛的諸葛祐景本蕙郭鐵筆一齊焚了帛金東崖贊禮畢衆人撤去了祭器樂器換去了公服齊往後面樓下來金次福鮑廷璽帶着堂上堂下的樂工和佾舞的三十六个孩子都到後面兩邊書房裏來這一回大祭主祭的虞博士亞獻的莊徵君終獻的馬二先生共三位大贊的金東崖司祝的臧荼盧華士共三位引贊的遲均杜儀共二位司麾的武書一位司尊的季萑辛東之余夔共三位司玉的蘧來旬

盧德虞感祁共三位司帛的諸葛佑景本蕙郭鐵筆共三位司稷的蕭鼎儲信伊照共三位司饌的季恬逸金寓劉宗姬共三位金次福鮑廷璽二人領着司求的一人司琴的一人司瑟的一人司管的一人司鼗鼓的一人司柷的一人司敔的一人司笙的一人司鏞的一人司簫的一人司編鐘的司編磬的一人和佾舞的孩子共是三十六人通共七十六人當下廚役開剝了一條牛四副羊和祭品的餚饌菜蔬都整治

起來共備了十六席樓底下擺了八席二十四位同坐兩邊書房擺了八席款待眾人吃了半日的酒虞博士上轎先進城去這裏眾位也有坐轎的也有走的見兩邊百姓扶老攜幼挨擠着來看歡聲雷動馬二先生笑問你們這是為甚麼事眾人都道我們生長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歲的從不曾看見這樣的禮體聽見這樣的吹打老年人都說這位主祭的老爺是一位神聖臨凡所以都爭着出來看眾人都歡喜

一齊進城去了又過了幾日季萑蕭鼎辛東之金寓劉來辭了虞博士回楊州去了馬純上同遽駪夫到河房裏來辭杜少卿要回浙江二人走進河房見杜少卿栽茶又和一个人坐在那里遽駪夫一見就嚇了一跳心裏想道這人便是在我婁表叔家許假人頭的張鐵臂他如何也在此彼此作了揖張鉄臂見遽駪夫也不好意思臉上出神吃了茶說了一會辭別的話馬純上遽駪夫辭了出來杜少卿送出大門遽駪

夫問道這姓張的世兄因何和他相與杜少卿道他叫做張俊民他在敝縣天長住蘧駪夫笑看把他本來叫做張鉄臂在浙江做的這些事畧說了幾句說道這人是相與不得的少卿須要留神杜少卿道我知道了兩人别過自去杜少卿回河房來問張俊民道俊老你當初曾叫做張鉄臂麼張鉄臂紅了臉道是小時有這个名字别的事含糊說不出來杜少卿也不再問了張鉄臂見人看破了相也存身不住過幾

日拉着臧蓼齋回天長去了蕭金鉉三个人欠了店賬和酒飯錢不得回去來尋杜少卿就帶杜少卿替他三人賠了幾兩銀子三人也各回家去了宗先生要回湖廣去拿行樂來求杜少卿題杜少卿當面題罷送別了去恰好遇着武書走了來杜少卿道正字兄許久不見這些時在那里武書道前日監裏六堂合考小弟又是一等第一杜少卿道這也有趣的緊武書道倒不說有趣內中弄出一件奇事來杜少卿道甚

麼奇事武書道這一回朝廷奉旨要甄别在監讀書的人所以六堂合考那日上頭吩咐下來解懷脫脚認眞捜檢就和鄉試場一樣考的是兩篇四書一篇經文有个習春秋的朋友竟帶了一篇刻的經文進去他帶了也罷上去告出恭就把這經文夾在卷子裏送上堂去天幸遇着虞老師値場大人裏面也有人同虞老師巡視虞老師揭卷子看見這文章忙拿了藏在靴桶裏巡視的人問是甚麼東西虞老師說不相

等那人出恭回來悄悄遞與他你拿去寫罷
是你方才上堂不該夾在卷子裏拿上來幸得
是我看見若是別人看見怎了那人嚇了个臭
死發案考在二等走來謝虞老師虞老師推不
認得說並沒有這句話你想是昨日錯認了並
不是我那日小弟恰好在那里謝考親眼看見
那人去了我問虞老師這事老師怎的不肯認
難道他還是不該來謝的虞老師道讀書人全
要養其廉耻他沒奈何來謝我我若再認這話

他就無容身之地了小弟却認不的這位朋友
彼時問他姓名虞老師也不肯說先生你說這
一件奇事可是難得杜少卿道這也是老人家
常有的事武書道還有一件事更可笑的緊他
家世兄賠嫁來的一个了頭他就配了姓嚴的
管家了那奴才看見衙門清淡沒有錢尋前日
就辭了要去虞老師從前並不曾要他一个錢
白白把了頭配了他他而今要領了頭出去要
是別人就要問他要了頭身價不知要多少虞

老師聽了這話說道你兩口子出去也好只是出去房錢飯錢都沒有又給了他十兩銀子打發出去隨即把他荐在一个知縣衙門裏做長隨你說好笑不好笑杜少卿道這些做奴才的有甚麽良心但老人家兩次賞他銀子並不是有心要人說好所以難得當下留武書吃飯武書辭了出去纔走到利涉橋遇見一个人頭戴方巾身穿舊布直裰腰繫絲縧脚下芒鞋身上揹着行李花白鬍鬚憔悴枯槁那人丟下行李

向武書作揖武書驚道郭先生自江寧鎮一别又是三年一向在那里奔走那人道一言難盡武書道請在茶館裏坐當下兩人到茶館裏坐下那人道我一向因尋父親走徧天下從前有人說是在江南所以我到江南這番是三次了而今聽見人說不在江南已到四川山裏削髮爲僧去了我如今就要到四川去武書道可憐可憐但先生此去萬里程途非同容易我想西安府裏有一个知縣姓尤是我們國子監虞老

先生的同年如今托虞老師寫一封書子去是先生順路倘若盤纏缺少也可以帮助些須那人道我草野之人我那里去見那國子監的官府武書道不妨這裏過去幾步就是杜少卿家先生同我到少卿家坐着我去討這一封書那人道杜少卿可是那天長不應徵辟的豪傑麼武書道正是那人道這人我到要會他便會了茶錢同出了茶館一齊來到杜少卿家杜少卿出來相見作揖問這位先生尊姓武書道這位

先生姓郭名力字鐵山二十年走遍天下尋訪
父親有名的郭孝子杜少卿聽了這話從新見
禮奉郭孝子上坐便問太老先生如何數十年
不知消息郭孝子不好說武書附耳低言說曾
在江西做官降過寧王所以逃竄在外杜少卿
聽罷駭然因見這般舉動心裏敬他說罷留下
行李先生權在我家住一宿明日再行郭孝子
道少卿先生豪傑天下共聞我也不做客套竟
住一宵罷杜少卿進去和娘子說替郭孝子漿

洗衣服治辦酒肴款待他出來陪着郭孝子武書說起要問虞博士要書子的話來杜少卿道這个容易郭先生在我這里坐着我和正字去要書子去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用勞用力不辭虎窟之中遠水遠山又入蠶叢之境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古趣磅礴竟如出自叔孫通曹褒之手覺集賢學士蕭嵩輩極力為之不過如此堂哉皇哉侯其禕而

內中司事的人一一皆閱者之所爛熟布局之妙莫與京矣

本書至此卷是一大結束名之曰儒林蓋為文人學士而言篇中之文人學士不爲少矣前乎此如鶯脰湖一會是一小結束西湖上詩會是又一小結束至此如云亭梁甫而後臻于泰山巔之作樂蓋八音繁會之時以後則慢聲變調而已